

舊

唐

書

唐書志卷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
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
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
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
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
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
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
嘉禮也故曰脩五禮五王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
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
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麇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

劉 响 等脩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期踐土之譏者矣。葬則奢儉無筭，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壻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冒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續，鴻生鉅儒，銳思綿蕪。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襄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

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
集繇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
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
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
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
百卷玄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
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
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
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
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園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
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
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
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臺榘以
旌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近

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之高宗自爲之序時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參掌其

事又前後博士賀鼓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
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叅定叔
夏卒後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先天二
年紹為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
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緇為禮儀
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
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
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
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
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
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
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
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

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
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
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
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
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
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
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於尚書省安置餘官
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出前至
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
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褶陪位
於殿庭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
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
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餞訖均所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
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二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壇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壇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三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

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帝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矢首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

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遷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醺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

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微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其又以○天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

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今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即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旣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

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
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
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
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
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
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帝配神州
今既奉勅依舊祭感帝今改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
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饗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饗而郊宜周人禘饗而郊稷鄭
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
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
擬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

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錄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鯨鯢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爲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

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
於塗炭宣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
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已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
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
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
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
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
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摠祭昊天上帝及五帝
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
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
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
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年三年三
月勅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
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

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民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一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